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析疑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敫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儀禮析疑卷三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士相見禮

所載不獨士禮而統曰士相見何也自卿大夫至於士惟所贄之物及受贄還贄辭讓之節相與之辭異而所贄之節執之之儀以及士見于大夫卿大夫交相見卿大夫見于君異國之臣見異國之君凡為臣

者燕見于君傳言之法相與言之事侍大人侍父言
與視之宜侍君子進退之度侍飲食于君之禮自稱
于君之辭先生異爵者之禮先於士無一不與士同
故依類列叙而以士相見名篇

贄冬用雉夏用腒

凡請見皆使人奉贄以從及致辭于將命者及奠贄
然後親執焉但入門升階必揖讓不可以授人又不
可委于地豈古之揖止推手而少下之故無妨于執

贄耶　鴈與羔皆索維故知雉不用生也曰夏用腒則冬用鮮可知左傳惟君用鮮謂所得上殺之禽非謂生得者

某子以命命某見

雖有先容主人無願見之言義不得漫相就故禮辭首揭焉

某也不依於贄不敢見

初辭曰不以贄再則曰不依于贄何也贄以達禮而將其敬不依于贄謂不依于禮也正與不足以習禮

相應但正言不依于禮則似以主人為失辭蓋言之體宜然

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

主賓相見之禮或一拜或再拜各有義存焉冠禮戒賓主人再拜以卑幼之事勤尊長也昏禮主人再拜重先人之遺體而拜其以好來命也故使者不答以拜非為己鄉射戒賓則賓先再拜長吏以國政而親臨焉故重拜其辱也此篇主人再拜以賓自屈而禮先也特著賓

答再拜以見凡答再拜者之通例也故他篇答再拜者第云答拜以既於相見禮舉其凡其三拜再拜而答一拜者又特著于經也惟鄉飲酒主人為鄉大夫其禮先于士再拜者六而士之禮先于鄉大夫皆一拜義尤大且深詳見本篇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

先言受而後言送與受爵同蓋執贄以授必既受而後送者可拜也賓主相見皆受贄于大門内惟士昬

禮受鴈於堂以筵几設戶牖間臨之以先祖與致禮于生人異也聘禮私面大夫亦受幣于堂以賓所將乃友邦君之命不可于堂下受也送贄即出待主人之請而後反見者示交有道而不可暱就記所謂小讓如僞也

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註謂賓反見即有燕禮非也物不可以茍合裼襲之不相因示民以毋相瀆也主人未報禮而以飲食留

賓是瀆也賓遂留是自輕也康成盖因後有燕見于君之禮而云然不知燕見乃君以事召或有復于君非必有飲食之事也其或燕見而適會君之膳與稍事亦于下賜食賜飲之禮包之賈氏乃多為之徵而于君在堂升見亦云燕反見之燕盖誤矣

主人復見之以其贄

不別用贄以贄本用者見君長之禮故主人固辭然後暫受而即以其贄還不敢易也聘之享幣可易以

報禮而主璋則還亦此義也

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贄于將命者

已得見矣以不敢更煩主人之接待爲恭故設辭云

爾

賓奉贄入

註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賈疏比類推說義皆無

當敖氏謂賓不待迎而自入亦近似而非也不迎而

入奠贄曾爲臣者見其大夫君之禮也主人而以待

其舊臣者施于賓賓而以事其故主者下其友無時焉而可同日異日義何所别而以此亂禮之大經不亦悖乎蓋迎拜如前儀而簡殘文闕焉爾

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以是知古人之交不苟合也以恒情言之賓還贄而出主人宜如初見請賓復入以示昵好乃聽其别而不留蓋不敢遽相親附也交接之禮有相趨而不相揖者有相揖而不相問者有相問而不相見者至相

見進此則爲朋友矣志之同道之合非久與相處不能知其真故有相見而不爲朋友者愼之至也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贄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士與大夫比肩事主而相見不出迎入而拜乃一答送賓不出門不已倨乎盖侯國三卿五大夫兼攝六職凡有聯事他官之士亦相臨長平時必使明于等威然後體統肅而教令行觀晉先縠不用元帥之命

以喪晉師薰隧之盟鄭公孫黑矯君之位色藏亂心子產亦無如之何則知禮嚴于爵等所以大為之坊也大夫於士之見不親答士朝不坐燕不與所以遏賤妨貴之萌也黨正以飲酒正齒位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妨少陵長之漸也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禮以消患于未萌蓋可忽乎

若嘗為臣者則禮辭其贄

敖氏謂因此知士大夫相見用贄不獨始見為然非也此乃家臣始升于公而見大夫君之禮猶周官射人職三公孤卿大夫因射而朝則有贄耳若每朝而有贄士大夫每見必有贄不勝其擾矣

賓入奠贄再拜主人答壹拜

嘗為臣者乃以一拜答則外此皆答再拜不必言矣

其也命其其非敢為儀也

嘗為臣而稱名以辭贄何也既升于公則宜以公士

待之矣不迎不報謁存故義以循其本而辭贄稱名

重自下以厚於終主人之辭蓋恭故賓自謂賤私以

効其情禮之所以曲得其次序也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

雉不可生服鴻鴈尤難雖布纓其翼索維其足能禁

其首之摇喙之啄乎奠授之際何以為儀以是決

其為舒鴈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

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以周官小宰小司徒類皆中大夫而推之也此云下大夫相見以鴈上大夫相見以羔則王朝侯國之卿大夫士其贄同與后勞諸侯及卿大夫案列惟分二等同義以雞一一區别禮窮則同也　春秋定公七年公會晉師于瓦左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執鴈魯于是始尚羔

如士相見之禮

士之類非一國中與鄉遂異地已升與修業者異向

聞聲相慕朋友為合其交故有相見之禮若由士而大夫由大夫而卿則涉公事及以鄉黨之禮接者非一日矣而復有見禮盖始進為大夫為卿必就見同列之先進也

庶人見于君不為容進退走

古者天子諸侯耕耤巡方省耕省斂大詢時田皆與庶人接故庶人有見君之禮疏專以庶人在官者言未安

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覲禮諸侯稽首王皆不答周官司儀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傳謂天子于宋有喪拜焉則餘無拜禮諸侯于其臣燕食及射皆答拜則執贄以見答拜宜矣舊說君拜以空首蓋以敵者頓首而差之　君于士不答拜也而受爵始見則答焉父至尊也而嗣舉奠為養則拜焉舅至尊也而婦始見饗之則拜焉蓋過禮以致敬使卑者震動恪恭以職思其居也

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凡敵者之辭讓必至再三惟異國之君則曰不敢辭者以事君之禮事異國之君則于禮為過也春秋傳季孫宿如晉有加籩辭曰下臣君之隸也其甘自屈辱乃欲固外援以内制其君觀此可以知先王制禮之意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

疑當作擬立必正方非徒自正亦欲君因而自檢也

若便辟側媚之臣必擬君之欲其就已而邪嚮之此正心術邪正之辨君子小人之分岐也　辯辨别也

註訓正敎氏訓視不若本文切著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

曰傳言則義與出言異周官小臣掌三公孤卿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萬民之復侯國制亦宜然復者君有詢而覆對也逆者已欲有言也所覆對則小臣御僕轉達之所欲言則必俟君聽政畢安坐無事而

後白掌復逆者入告其欲有言或轉達其言乃所謂傳言也

與君言言使臣

人君治政成民一日萬幾而要道莫如使臣能使大臣羣臣皆稱其職而各盡其材則萬事得理而民無不安矣孟子草芥冦讐之喻後世或以為過言不知此正對君之禮經戰國諸君之鍼石也

與大人言言事君

事君獨與大人言何也始仕者雖有職事尚未得自達于君故曰出則事公卿必能以忠信自達于其長然後能獲上治民故與居官者言但言忠信至于大人則忠信不必言當勉以事君之大義所謂以道事君是也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

忠信足以包慈祥居官而偏于慈祥則容奸引惡而反為民害矣非衆人之比也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終皆若是

毋改者毋倏而上下其視也抱謂袷之下帶之上蓋俯首而聽大人之裁度也故卒復視面以觀其意色終皆若是謂自進見以至于退即疊言數事儀法終始如是也古文作衆豈一人與君言則同見及列侍者視皆以為式與

若父則遊目

視父遊目以當微察意色所謂視于無形也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久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

或御者告食已具或君子遷坐他所則侍者宜請退也

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

燕禮無算爵君賜之爵受爵而後降席拜以急欲傳君之賜徧于衆人惟恐時之不逮也此偶侍君飲君

獨賜已爵則降席而後受爵升席而祭然後卒爵可也燕之受賜爵也將傳致于衆人故不敢先君而飲俾君知宜要節而卒爵此獨受君賜則義比于侍食之先嘗而君之卒爵則遲速惟君可矣燕則受執爵者以酌行此受虛爵則其事本異非相變也　賜食不祭何也君已祭臣先飯而徧嘗膳至食時又祭則褻矣酒異爵則祭無嫌饋食禮尸每獻必祭祝佐食主人主婦又各祭酒是也

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
敢顧辭遂出
古者君臣之禮自一命以上其始見也拜必答其燕
見也飲食可共其退也必興其辭也猶降送士所以
守官臨難而不敢讓其死也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
禮重非報君之恩賜也上經與君言言使臣即告以
使臣之禮　臣不敢辭顧以後不敢顧辭遂出之情
告也以士之卑而君禮之如此所以厲士節而養人

君禮下懿恭之德也　燕禮孤卿與焉而無送法侍
食侍飲則士亦降送何也燕雖以示慈惠而為國典
專送賓則嫌簡于孤卿徧送公卿大夫則非人君之
體若侍飲食則君之燕私故可伸存故尊賢之義耳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聖人制君臣之禮坐起揖拜
迎送辭讓略與朋友同蓋必如此然後上下交而其
志同言可以盡其誠道不至有所屈自秦變周禮尊

君抑臣限隅堂陛專恃爵禄以招延趨勢慕利之庸
臣是以人臣自視若徒隷罔上行私恬然而不知恥
此萬事所以墮壊于冥昧之中雖有賢者亦爲所掣
曳而不得行其志也
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
無以見謂無道術可資諏度也先見之謂不俟辭贄
先出門拜見也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

士當作使以音同而誤也春秋傳天子之老不得為寡君老皆公卿之辭士安得為此稱盖以君命使則擯者稱寡大夫以身將命不必稱君而知其為君事也若以私事遣使則使者稱寡君之老盖其身不在焉必以君統之註引檀弓多之老二字兼失本義

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

展足僅一武而踵又不離于地也

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

者疑若字之譌

儀禮析疑卷三

儀禮析疑卷四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鄉飲酒禮

將興賢能其德之蓄行之恒藝之習惟鄉先生教之久知之深故就而謀焉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則賓之爵齒德久著於衆無待於謀註謂鄉大夫與賢能不可易也習射正齒位乃平時所以教士故可遵

用其禮教繼公乃謂此士與其同鄉士大夫會飲於鄉學之禮誤矣三者皆國政故有司掌之若大夫士會飲無為著於國典亦不宜行於鄉學賈疏謂鄉飲酒義乃黨正正齒位之法不知通篇皆正解鄉大夫興賢能習射正齒位有賓而無介也中間覆舉鄉飲酒之禮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特約畧黨正之正齒位以附之耳至黨正職曰飲酒於序鄉飲酒義曰主人迎於庠門之外不過字形相近而譌或庠序乃鄉

學之通稱羣儒辨説紛綸存而不論可也　此禮不得為士大夫會飲其徵有三先生異爵者請見士必終辭而先走見此則禮辭即出迎以與賢能乃國典上以誠求下以實應無庸辭至再三也鄉大夫戒宿再至其門而不往答以賓興之禮未成不敢預拜其賜也士大夫會飲徵惟所欲所徵者宜各自其家而至此則介與衆賓並集於賓之門而從賓以入正以鄉大夫興賢能乃功令非私招不可或先或後耳

註謂專指侯國之鄉大夫亦未安蓋冠昏士相見鄉飲酒鄉射乃鄉黨之通禮王畿與列國宜通用之士相見禮附載見國君侍食於君周官司士掌擯仕者賸其摯則雖見天子當無異法惟大射燕聘公食大夫士喪禮祭禮十篇經有明文為侯國之禮耳王朝之射聘燕食諸侯天子之喪祭儀物數度或然不同當別見邦國禮若喪服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皆具焉覲禮惟王朝有之而先儒臆決謂前五篇為侯國之禮不知事在鄉黨不獨大體略同即儀物數度亦不容有異即如此篇賈疏據

有磬無鐘決為諸侯之鄉大夫不知此非鄉大夫之燕飲也興賢能義起於士士為賓即以天子之鄉老鄉大夫舉之止宜用士禮觀燕雖諸侯舉之而以大夫為賓樂亦無鐘惟大射以有事于宗廟故備金石耳至大夫以上之無冠禮則記已明辨之昏禮攝盛用墨車則雖王朝之大夫亦不容有加矣若孤鄉再娶必廟見之後乃請于君而命之其始嫁亦不得遂乘夏縵夏篆也記曰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周官外命婦之服亦王官共之

禮經殘缺學者宜折衷義理而證以羣經不可以舊

說自錮也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先生鄉之致仕而教於黨庠州序者也周官黨正書

德行道藝而州長考之以贊鄉大夫廢興其法必二

十五家之塾歲升其秀民于黨而庠之師聚教焉是

黨正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待州長之考者也序

之師則時會而閱試省察焉是州長所憑以考其德

行道藝而贊鄉大夫之興者也故三年大比鄉大夫就之而謀賓介即周官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也古者官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皆由於此　禮終息司正以告于先生君子而始不與君子謀何也鄉大夫致仕者及庠序之師鄉必有之有大德行而不仕者則未易數覯也即有之亦不敢以謀賓介煩其往來酬應觀禮成之後以所與之賢能告而不敢以燕請則知尊賢之體宜然

主人戒賔賔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賔賔禮辭許主人再拜賔答拜

主賔往來無稱拜辱者惟此篇戒宿再言拜辱示所舉不稱恐為舉者之辱也賔拜賜主人報禮亦稱拜辱示功罪榮辱彼此共之也始出迎賔主各一拜既請而許則主人再拜示為國求賢之重使士進身之始即知不可苟於自待也鄉射禮主人戒宿賔不言拜辱而賔拜賜主人答之則稱拜辱何也習射國政

也以公事相戒非私禮於賓無爲稱拜辱射禮或公士爲賓則非其屬也不可不拜其辱而既有此禮即學士爲賓亦不容異同盖其德行道藝異日宜與賓興之選以貴下賢辭過于恭亦所以勵士節也

乃席賓主人介

不言所席之地何也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於户牖之閒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禮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則位與賓並明

矣下文又云尊兩壺於房戶之閒鄉射禮曰尊於賔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賔席于戶西牖東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盖以尊為節三賔則繼賔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既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於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少牢下篇席主人於東序席侑於西序義亦然介之位不繼於賔所以伸賔之尊也不與三賔同列又所以伸介之尊也衆賔之席皆不屬焉

鄉射禮衆賔之席繼而西彼州民習射故席相屬以示鄉黨齒讓之風此國興賢能故不相屬以彰朝廷尊賢之義又於此經見鄉射之賔席相屬於鄉射見此衆賔之席亦繼而西也

尊兩壺于房戶閒

房戶閒東西之度鄉射禮曰尊于賔席之東則在戶外而南北淺深之度具見矣　疏冠醴子昏醴婦尊皆在房隱見其質冠醮子及鄉飲鄉射特牲少牢尊

皆在顯處見其文非也房中戸外辯于賓之親酌與否與酒醴文質何涉乎冠昏洗在北堂故尊於房中以便事也房中北堂皆婦人所有事醴惟一舉使贊者洗酌以授賓於戸外可耳醮則三洗三酌賓皆親之使賓數出入於房中北堂則幾于瀆矣鄉飲鄉射獻酬皆在堂階自無尊于房中之義特牲少牢則尸祝賓侑主人主婦之籩豆鉶籩皆陳於房（尸之祭殽亦陳焉）而主婦宗婦贊者女賓皆立而待事故尊于戸外寧使主

婦時出而酌獻即長賓長兄弟非獻尸薦俎不得出入于房户況衆賓衆兄弟之獻酬無筭而可使入酌於房中乎凡此乃禮以義起顯著而無可疑者不可以曲義汨之　見於經傳祭先聖先師及有道有德者皆於國學周官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不聞有祀事韓氏愈云鄉先生没而可祭于社雖未知語所從出而可知鄉學無祀事　而堂室房户略同于廟制何也必如此然後習射習鄉席位禮器陳設具宜而士之升

降揖讓及執事于其閒者皆可以預習宗廟朝廷之儀法且州黨庠序之師與學士講習于堂燕休于房而寢息於室亦體嚴而事便也

賓及衆賓皆從之

戒與速註疏言至賓門而不言其所賓介或取于一黨一庠之中而衆賓散布五州二十五黨之內若戒速于其家不惟異黨異州之士不能群萃以待于賓之門如賓介各處一偏則亦不能同日而戒況羨定

而後速乎其法必州黨之師賓介之當與衆賓之觀禮者前期聚於其州之序而後鄉大夫就問焉及期則賓介衆賓次于近序之庠故可俟鄉大夫躬速而賓及衆賓皆從之也鄉不設學何也鄉大夫以六鄉攝不能親教事且以使學子俾各近其家而省勞費耳

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

主賔之禮交擯傳辭故聘禮上介問下大夫尚以三介從鄉大夫國卿也而一相以賔乃鄉民之秀無擯可陳承鄉大夫之命而相厭以入無辭可傳若陳擯以臨之則非降尊以下賢之義故惟用一相也其不曰擯而曰相以主于相禮非接賔也鄉大夫不可以獨出與賢士接又不可使胥史閒厠故惟以相禮者從　賔主獻酬進退拜興之節會有目視不能及者皆相者詔之故於出門迎賔特著一相以見凡禮皆

相贊也冠昬相見無此文其禮皆目視所能給擯者特傳辭耳　祭祀之衆賓半主人之屬吏而主人拜送于門外飲射之衆賓終不拜送始則揖之而使自入何也祭者主人之私事故大夫雖尊衆賓長之獻則交拜焉衆賓之出則拜送焉同之於賓所以報其勤也興賢能教射則國政也賓介乃德行道藝之越衆者故特申其敬屈貴貴之禮以尊賢而衆賓不得與之儕異之于賓所以厲其德行道藝也然皆得獻

於堂下而主人汜拜之以其亦後此之賢能又所以別之于有司贊者也　敖氏云主人于介亦再拜非也介於戒速禮壹同于賓故並曰介亦如之惟迎賓再拜而介一拜故特文以著之盖戒速于私家故同之以見用貴下賤之常迎于公所故異之以示為國選賢之序義兩行而不相悖也

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

惟鄉飲酒鄉射賓介衆賓有相厭而入之禮何也賓介衆賓皆鄉大夫州長所治所教之士民也故主人先入而相引以從之非主賓之常禮也賓主獻酬交拜無少退之禮亦惟鄉飲酒鄉射有之何也學士見賓禮以致身故重其禮以答主人主人得賢才以報國故重其禮以厲賓也鄉射之禮雖較輕于興賢能然獨立一賓而無介故賓主之交相重不異賓興亦所以淬礪羣士覿示鄉民也君臣之禮更嚴于師長

而燕無此儀何也燕禮之主人代君獻也若賓見其拜而少退則疑于當君之禮矣賓之拜拜君賜也若主人見其拜而少退則疑于代君受禮矣故主人之無變乃自比于舉觶賓之無變乃自比于受酬也

既曰介厭衆賓入又曰衆賓皆入門左見介引手以招衆賓而衆賓序入不復自相厭也鄉飲酒義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可與此相證

賓復位當西序東面

但云當西序東面猶未見南北之節也上言賔進東北面辭洗下言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則知賔階下之位在洗之南矣蓋主人南面而洗賔宜面鄉之不宜退立其後也

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

沃者西北面以洗者南面也主人南面洗以賔復位當西序東面在洗篚之南也鄉飲酒之洗爵別有沃洗者而鄉射則無之何也鄉射之賔或以公士則州

長之亞儔也獨立一賓即取諸州之君子及羣士必德行道藝迥出於衆者主人執自洗之常禮可也鄉大夫則國卿也雖親洗以下賢能而别有沃洗者使衆著於貴有常尊之義也至於冠則贊者洗酌而賓不與以賓乃冠者之父行不惟洗不親酌亦不必親也輕重之權衡葢如此

賔西階上疑立

疑當作凝

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

獻則主賓皆少退酢與酬皆于拜受爵時少退禮備於初以漸而殺也拜受爵時既少退則拜送爵無庸再退矣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主人拜送爵轉在賓拜受爵之後何也爵既實而以授人非若未洗之先既受之後可因事之閒而奠之也故受者必先拜而後受授者必既受而後拜雖尊

如尸貴如君其禮皆同酬則先奠爵而後拜自酢亦然以其爵乃自飲而不以授人也舉觶媵爵亦奠于薦側而不授盖燕與大射乃不敢煩君之受而鄉射鄉飲酒因用于賓大夫以致異敬故賓大夫必辭而坐受以示不敢當也

賓升席自西方

自西方乃不與主人背

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

鄉射燕大射皆賓盥洗而後主人辭惟鄉飲酒主人辭於賓盥之先何也燕與大射膳宰以君命禮賓自當待其盥洗而後禮辭鄉大夫爲國求賢故賓未盥而先辭過禮以示下士之誠也若州長習射即賓為公士亦州中有位於朝者則循禮之常可矣

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階下之位主人在洗北賓在洗南故賓辭洗少進東北面而盥洗亦如之主人辭洗西南面而盥洗亦如

之

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鄭註辭意蒙晦敖繼公謂賓崇重已酒而飲之既故拜謝之其然則其節宜在賓卒爵主人答拜時無爲拜於賓酢主人之後也周官酒正職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註疏五齊以祭不敢副益三酒人所飲故就其尊而益注之義取獻酢既畢則尊中酒減

而益注以崇之柳宗元文載肉于俎崇酒于觴則唐之中葉學者已不用注疏所詁矣惟賓介有崇酒之文正所謂再貳蓋比於中祭也賓介獻酢所減無幾而以此爲崇酒之節者旅酬無算爵皆因賓介而及之耳

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

燕大射薦西之酬觶賓時不舉而相授受備其儀以觀示衆人也少牢儐尸之酬爵亦然惟鄉大夫興賢能州長教射則主人奠觶於薦西賓移置薦東而不

相授受以當其時不舉則略其儀教士以信直也主人已奠觶賓復遷之以此觶終當取酬主人故更奠以示已受耳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疏言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時介與衆賓亦隨至階下無庭中三揖非也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此時介與衆賓尚在門左繼乃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可知矣凡賓

主同升有讓無揖此篇及鄉射主人揖升燕及大射賓揖升皆獨升也使無庭中三揖則曰以介讓升拜如賓禮可也鄉射無介主人于衆賓初無三揖是以與賓獻酬既畢然後汎拜衆賓

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主人獻介及答拜皆就西階何也必正主人之位以拜者惟賓一人故禮介必少異于賓又賓介衆賓工笙大師序進爲禮而主人徧獻酬使一一反其位而

拜不勝其勞故自賓以外漸損趨走之節以息主人也

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

示禮爲賓設而已不敢當也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

凡自酢多由受獻者自卑而不敢抗敵者之禮以相酢也自酢者皆自洗自酌惟鄉飲之介不敢抗禮以酢主人又不敢煩主人親洗故降洗而後以爵授主

人葢燕與大射主人獻公而自酢則更爵而自洗宜也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交致爵則仍其爵以自酢宜也賓致爵於主人主婦更爵而自酢亦宜也介之義則宜洗爵以酢主人主人之義則不宜洗爵以自酢故其儀獨異焉

介降立于賓南

在禮離坐離立毋往參焉況鄉大夫興賢能州長教射賓主相為禮而以無事者參其閒則無以為儀故

將延介而賔降將延衆賔而介降設不降而凝立於堂以視衆賔之交拜則近於汰故獻酢甫畢即降以自儕於以次而升受爵者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賔衆賔皆荅壹拜

衆賔長而外皆獻於堂下故於堂下徧拜之如賔升堂而主人拜其至也

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三人

主人揖兼堂下不升之賓故賓爵後特言獻衆賓以揭其義既賓爵然後賓長三人升拜受耳疏謂一一揖之而升似未安

主人拜送

不言其地介之獻猶就西階而拜於其右則衆賓可知　註云於衆賓右非也主人在堂衆賓在堂下當

作賓長

衆賓獻則不拜受爵

不拜受爵不敢煩主人拜送也獻爵而不拜可乎主人之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正為衆賓儀略故總行拜獻拜受之禮於階下主人三拜所以達其意於衆賓衆賓各答主人所以止於一拜耳　衆賓並無拜受爵之禮則上文主人拜送爵乃於三賓之右益明矣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覆言衆賓序升猶入門時覆言衆賓皆入門左以示衆賓不相厭耳

一人洗升舉觶于賓

此觶用於樂畢之後而舉於工笙未入之前何也工之升降拜興也艱故歌畢即獻所以達情而便事也衆賓既獻樂宜作矣而賓介與主人酬酢未畢衆賓皆未受酬故先舉後酬之觶以示工先受獻乃禮以權制也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内弦右手相

左手挎越則弦自向内矣相瑟者以有荷瑟之儀故著之瞽必有相故於歌者不言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燕及鄉飲鄉射樂正皆先升大射則從工師而升何也鄉飲鄉射工與笙之入及獻各分先後燕則中有閒事使從升歌之工師而升則似堂下之樂事非其

所掌故先升而並監視之大射惟堂上之工師有獻則從之而升與之俱降以監視堂下之工可矣所以然者燕及飲射時暇則儀可展大射事殷則節必殺觀下管之無獻則其義益顯矣燕及飲射並稱樂正而大射乃小樂正何也大射禮重相工者僕人正僕人師而掌樂事者小樂正則燕不待言矣葢惟宗廟社稷之祭大樂正乃與焉與周官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冢宰賛玉幣玉爵而餘皆小宰賛之義同以

事實按之惟鄉大夫與賢或公家之小樂正與馬州長習射必有司假其名以攝事如司馬司射司士之類耳况黨正之蜡祭乎　獻工而不及樂正何也長官不得與工同獻也終篇無獻樂正之文何也樂正司正凡有司及弟子並包於衆受酬者記曰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則公有司弟子皆與酬明矣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祭酒祭薦皆使人相則工執爵而相者以適阼階可

知

大師則為之洗

大師乃為之洗則衆工實爵而不親洗終則使人以

爵奠於篚而主人不親具見矣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

以獻笙見獻工亦於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於阼

階上拜送爵各舉一節以互相備也於笙不言相不

言受獻不言相祭義同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堂上樂歌具存堂下笙歌皆亡何也樂歌乃學士所循誦雖經秦火口授耳熟笙則有聲而無辭與陔夏同惟矇瞽識之周衰疇人子弟散亡其音調不可復識也若本有其辭則當日何不以笙應詩如堂上之瑟而六篇中竟無一為學士所傳誦哉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觀此則無算樂不限於閒合之所歌明矣必於正歌中取之則不得為無算如以疊奏為無算則複而厭矣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疏謂主人側降賓介不從以方燕禮輕非也樂以樂賓故主人為大師降洗賓介從遵者為賓興而至故主人迎賓介從若立司正以監酒儀則主人之事主人自命之可矣與賓無與何為而從降哉

作相為司正

易相為司正者前此雖飲酒而義主於相禮從此雖行禮而義主於謹酒賔筵之詩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祭之末尚有跛踦以臨者况獻酬樂備之後乎故以董正為名使皆震動恪恭以赴禮之節會也

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時尚未請安於賔賔尚未許而預洗觶者司正之立

本以警怠察儀以罰其不如法者故執觶以請於賓賓既許即實之自飲以為儀法也

司正立于楹閒以相拜

自主人與相迎於大門之外即主賓交拜而至此始言相拜者前此揖讓進反拜興辭對之節繁相者無不贊至旅酬以後則所相惟拜耳　敖氏云凡相拜皆有相之者經不悉見似未安曰立於楹閒則所相惟賓介主人之拜於衆賓曰相旅則呼受酬者而進

之不相其拜之辭也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

燕與大射奉君命以糾儀法故司正奠觶皆南面鄉飲鄉射以屬吏共事於長官之前故皆北面也

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自此以後司正賓主人皆不祭蓋主人賓介衆賓畢飲而以餘酒祭則褻矣司正先自飲而拜非為酒謝

也如謝主人之酒則主人宜答拜盖自退共少立取觶卒觶奠觶洗觶坐飲拜興退立皆以為受酬者儀法俾既醉而知其秩故主人義不得答拜耳　奠虚觶於其所欲衆無失儀此觶終虚而不用也鄉射記射者有過則撻之則飲而失儀罰以觵觶可知矣詩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必史書其過越日而行法以正日禮殷無暇及此又事分彰癉不宜相干也周官閭胥掌觵撻罰之事則鄉之飲射掌罰者必閭胥經

不言行法之地與時必已見於春秋四時所讀之法也燕大射掌罰者亦必别見於邦國禮而今皆無考耳祭祀獻酬尤繁而不立司正以非德性安重而謹於儀者不得與於祭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也

不洗賓觶東南面授主人

賓鄉民之為士者也以已所飲觶授鄉大夫而不洗何也法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畏民志禮之行

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感人心度時量事旅酬以後必不能以洗為禮故不洗而授觶自鄉大夫始而興教勸學之誠慊乎上下矣一事之中禮有相反而適相成者賓介相厭以入主人之贊者不與於酬禮之兼乎法以辨名分者也有順乎情以通和樂者拜無不答酬皆不洗之類是也凡此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也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

此專呼受酬者必受之於介無疑也鄉射曰某酬某子或大夫或賓長酬者無定故必目其人　衆賓工笙畢獻主人以一人而儔數十人之拜與雖强力者亦倦矣故自介以下酬爵必遞相致然後衆賓有司弟子可徧而主人得自息也後此舉觶皆使人代非惟禮殺亦主人之力不能繼耳

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辯後不言遂酬在下者與鄉射禮異也鄉大夫國卿

也以君命興賢能則參用朝廷之禮堂下之賓皆賢能之待興於再舉者故得升堂受酬而有司執事者不與以示國之重典非賢能不得與獻酬也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主人位非甚尊而其禮為教法之常其事為少長貴賤所能習故獻酬終於沃洗者以洽衆情而示禮教之無不徧亦所以興起之也若謂與鄉射禮同而文不具則執事者之受酬與否乃禮之大閑鄉射鄉飲酒燕饋食記公有司私臣皆獻酬宜詳其受酬於此經

而鄉射從略以見其皆同非若面鄉行由之小節可以彼此互見而昭然無疑者以此知賔賢能之禮無遂酬在下者之事也祭之末煇胞翟閽皆有畀焉故主人之贊者無算爵亦得與

使二人舉觶于賔介

俎尚未徹而觶先舉何也脫屨升堂俟拜與受送之儀皆不可展（惟受爵于公乃拜）故先舉觶於賔介以行酬賔介不飲而奠焉至無算爵則仍令二人舉此觶也凡

舉爵而奠之必下事更端使請安徹俎之後舉觶而行之於事甚順而必先舉何也君子勸禮則不敢緩求安則不敢急亦三揖而進三讓而升之義也鄉飲則舉觶於賓介射則舉觶於賓大夫示主人不敢專惠且遞酬而交錯主人力不能徧俾得少自休息焉耳二人舉觶不於諸公而於介何也此禮為賓介而舉諸公雖尊乃為觀禮而來自不得主舉酬之事鄉射無介則大夫與賓各舉一觶可矣俎實則特存牖

肫以薦公大夫而介薦以胳又以明貴有常尊之義也

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

敖氏據鄉射禮言介亦宜辭與大夫同特文不具非也鄉飲酒之所興羣士也故凡事不敢與正賓同若鄉射則無介大夫之重過於賓無所嫌而並辭故經特著之介不辭所以尊賓也不舉觶於遵所以尊介也

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

司正所司旅酬之儀也故前此卒受者以觶降奠然後司正可降復位若舉觶者則拜送觶而事畢矣故先降而後賓介自奠觶

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

惟賓之俎以授司正鄉民之秀者可以出而長之故重其禮以厲羣士也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

敖氏據鄉射禮云人亦謂弟子非也鄉射之大夫不過本州中爵列少尊者一州仕者實習射禮故諸公不與故俎授弟子與主人同鄉飲酒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卿故使公士受俎特異其文曰使人又申之以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士受乃公士而非弟子也若使弟子則一與主人介同更無所謂如賓禮者而經贅設此文義無所處矣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燕大射但言賓諸公卿大夫説屨升則君説於堂上明矣排闔説屨於户内惟長者一人卿大夫爵齒並尊以興賢能與賓同説屨於階下蓋降爵齒以明尚德之義也

無筭爵

此篇為鄉禮之首而無筭爵之儀乃見於鄉射何也恐人疑州長教射不得用鄉大夫之禮故於此篇揭其名而於鄉射詳其事則凡鄉之禮事皆舉無筭爵

之禮明矣盖使羣士預習其儀法惟鄉射為宜與賢能三歲而一舉秀民之與于衆賓者亦希蜡祭歲終而一舉以聽政役且與衆為一日之澤耳惟州射則族黨之學士歲再與焉使數與於禮則有所感與而益厲於德行道藝閭里慕之則風教寓焉矣

無算樂

舊說仍用前歌與閒但疊用數篇周而復始亦比於慢矣疑若春秋傳所載賓各賦詩工以瑟與笙應之

其不歌者亦聽以無定數故謂之無筭耳以不出太師所陳十五國之風故曰鄉樂

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主人禮先於賓者十有三其大節六賓許出迎拜至崇酒立司正拜送皆再拜一拜者惟獻酬耳賓之禮先於主人者十有二皆一拜蓋鄉大夫興賢能士當以道自重不敢重拜疑喜於得舉而翕翕相附也周公制禮教士以難進易退而公卿為國求賢致敬盡禮以相勖厲者

可謂切著矣　戒速賔介禮同至拜送則介不與焉以是知賢能之書所獻惟賔也盖介乃德行道藝次於賔而可備後舉者故戒速壹與賔同所以異之於羣士也而登於天府者惟賔至於後舉則羣士之德行道藝或有先於介者矣故禮終惟賔得拜送而介與衆賔不與焉又所以儕之羣士俾介與羣士皆有所觀感而興起也　鄉射賔出衆賔皆出主人拜送於門外盖習射乃有司之學政凡在列者皆宜加禮

不可以分差等此則送賓而不及介以賓乃所興之賢能而介仍鄉之學士也敖氏乃謂此士大夫私飲於學中之禮固哉

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遵者宜先次於門外一人舉觶相者使人告而公大夫遂入主人乃降而迎迎而不拜以遵有主道也必要其節者使早入則主人之禮不得專於賓介故入於一人舉觶之後示衆賓之酬爵既奠禮之連而不

相及此類是也去席宜公之從者大夫辭加席義與公辭一席同任其委於席端而主人不徹則公自使人徹之可知矣

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

疏謂如賓獻介而入之禮非也鄉之學士宜從鄉大夫以入蓋主人雖敬執賓主之禮而賓介則不敢抗禮也大夫與鄉大夫比肩事主不宜使獻而升尤不可使公獻大夫以升如介禮謂不拜洗不嚌肺不啐

酒不告旨送爵崇酒拜皆不於阼階之類與介同耳

蓋介不敢正當禮以讓於賔大夫不敢正當禮以讓

於諸公其義正同經乃總言諸公之禮壹如賔大夫

之禮壹如介惟加席及辭席有異而疏誤以為升階

時禮異又見升階時主人揖讓升降介壹與賔同故轉

而為賔厭介之説不知其決不可通也

明日賔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賔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

息司正

據經文乃特著賓之鄉服與鄉射之朝服異也主人為國興賢朝服不言可知故經略焉而記乃詳之而賓之服宜辨故特著其為鄉服即修業於鄉之服玄端是也蓋冠禮可攝盛即鄉射亦可攝盛惟鄉大夫與賢能則朝士與鄉民之分界也故雖升於司徒未入於國學則仍鄉服而鄉大夫之拜辱亦如之蓋報禮於賢士與之同服示不敢以貴臨也鄉射大夫為下揖讓一同下士系正爵此息司正則改朝服以即事示國政以嚴終也

若鄉射之賓則宜多公士即閒用學士亦可假以朝服蓋春秋學政之常假以朝服亦以騶虞爲射節之意耳習射禮輕故玄端以息司正與鄉飲相變義各有當也註謂服鄉者所服之朝服似未安賓之服經未前見而以前所服爲義則不可通矣記獨補主人之服正以賓之鄉服已見於經耳　經記玄端與朝服每分言之士冠禮三加朝服既冠改服玄冠玄端以見於君則其别顯然矣特牲饋食禮冠端玄註玄

冠有不玄端者盖謂朝服則緇衣也六入為玄七入為緇衣色稍異而冠則同故註疏或混而一之如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註謂衣與冠同玄是也豈對文則有別散文則可通與

無介

據經文以告於先生君子兼召知友盖先生君子既不可屈為司正之介知友又不可為介而先於先生君子故無介為安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但以告而不敢請來與否聽焉敬老尊賢之義也鄉先生外別有君子以是知先王興賢育材有不敢强以仕者必如是而後禮賢之義備也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春秋戰國猶有周豐段干木泄柳之儔為時君所不能屈周公之教思可謂無窮矣周之士也肆其此之謂與　遵者亦不告以禮輕不敢復煩尊者

賓介不與

不與者惟賓介示衆賓尚有與者上經曰徵惟所欲則必德行道藝為主人所心許然後召之非衆賓皆與也人情於得失榮辱之界可徵其器量使周旋於鄉先生君子之前則有不能自掩者矣此與以五物詢衆庶之義同鄉先生君子微辨其德器衆庶明徵其行藝皆所以振興羣士以為後舉所依據也若賓介已受正禮而又以飲食之道召焉則褻矣

鄉朝服而謀賓介記

註鄉人謂鄉大夫非也記曰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又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葢古者惟飲酒之禮名曰鄉以鄉大夫興賢能退而以五物詢衆庶黨正正齒位皆鄉禮獨言鄉乃可以該之若鄉射之得名則以别于大射耳

其不言主人何也以經有明文兼明所就謀賓介之先生亦朝服也

皆使能不宿戒

興賢能國政也惟其人之可無事宿戒故及期而速之賓惟禮辭

尊綌冪賓至徹之

凡事皆於諸篇互備此經通例也尊有蓋蓋上加冪冪上加勺又反之以覆勺大射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冪又反之此篇及鄉射皆賓至即徹自獻酌至禮終不再覆祭則陳饌時徹冪酌奠隨覆之神事尤宜潔敬也少牢啟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故酳尸之後獻酢相繼無復神事則

徹而不覆特牲記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賓祭之尊惟有司以時啟冪而已燕大射更有執冪者每酌於膳尊旋啟而旋覆之敬君之禮不異於饗神也觀散尊冪徹則不再覆其義顯然矣燕禮至無算爵君命徹膳冪亦不再覆以酌無算不可以旋啟而旋覆也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

先脊脅而後肩臂何也鬼神不享味而貴氣臭故骨體以次升生人所食惟肺脊故婚禮夕食及朝饋舅

姑所舉惟肺脊從其質也脊禮所嚌惟肺而骨體之
陳亦以平時所舉為先用别於神享也
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
舉樂正司正之薦而不及弟子何也此日之弟子即
他日可為賓介列衆賓者也有司與酬則弟子可知
矣不言與酬而言薦何也言薦則酬凡言酬則薦不
見而或疑於無薦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此謂無算爵也古者於旅也語既受三爵則必以善言相告戒或歌詩以見志如以不徒爵為薦則衆賓辯有脯醢立者皆薦安得以獻賓獻大夫獻工為三舉爵且又去介而著工乎　又以見爵雖無算而一人受爵亦不過於三故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主人及介升席自北方經有明文而記復舉此何也

主人之降席無文介之降席雖見於受獻而將徹俎

賓主介降席皆不目其方故舉此以著升降之凡例

而賓降席之方亦可於升席自西方比類而得之矣

凡旅不洗

與酬者衆每人而洗日不暇給矣註云敬殺未安

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

特牲饋食記公有司獻次賓此則與酬而不獻何也

彼以公有司而助巳之私祭義近於賓此以公有司

給公事義不得比於賓也特牲私臣獻次凡弟此無

獻并不與酬何也士之私臣隷子弟也義同於兄弟此所興賢能則將使出長之入治之者也賓興之日可使私臣與賓介同獻酬乎事各異則義從而變也

鄉飲酒義旅酬終於沃洗者與此經異何也彼所釋黨正之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也故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而豆之數各以年為差安得以混賓興之禮乎

儀禮析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析疑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祝雯

儀禮析疑卷五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鄉射禮

鄉射及正齒位無介而立三賓與興賢能同何也教射則考德行道藝正齒位則書德行道藝皆以為鄉大夫興賢能之據故立三賓示將以充後舉之選俾羣士有所觀感也

主人戒賔

冠之賔贊始汜戒之前期三日筮之既筮而宿之前期一日告之鄉飲鄉射則並戒宿於即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期宿戒尚恐奪於公事與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既就先生而謀賔介則衆賔之當與諸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春秋習射其法有常其人有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也

賔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賔禮辭許主人再拜賔答再拜

凡賔主以禮事相見必再拜貴賤同之惟鄉飲酒賔出迎一拜俟主人再拜而後答焉比事以觀而先王教士以自重教公卿大夫以下賢之義耿著矣　州長教民習射故賔不宿戒不固辭一同鄉飲酒但不言拜其辱盖比賔或在朝公士或不仕之君子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即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長吏

之教令而習禮無所為拜其辱也

無介

註謂義主於射故略於序賓敖氏謂介尊次于賓同于大夫射時難為合耦皆近似而未得其情也謂略于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獻而獨略于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儕于羣士而與大夫耦乎葢大射鄉射公食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

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比次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衆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衆耦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衆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正客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

乃席賓南面東上

鄉飲酒鄉射皆不言席賓之地何也燕禮司宫席賓於戸西東上昬禮主人筵於戸西西上將醴賓改筵東上則凡賓席皆在戸牖閒可知矣註疏謂州射於序序無室故不言戸牖非也果爾則宜特著布席之地下經尊於賓席之東則在戸牖閒之常位明矣

衆賓之席繼而西

鄉飲酒禮衆賓之席皆不屬此則繼而西盖賢能以獻於君將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與之之日即辨

其等列若春秋習射即公士為賔亦宜與鄉之學士

齒無庸過為區别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

凡經文彼此互見者其見之各有所宜如畫物者司空之屬埽所畫者司宮其升降皆自北階義當於大射見之大射既詳則毋墨尺度升降所由不容有異而鄉射之畫者埽者或州之有司或州長之私人不言而可知侯綱去地之數掩束左下綱之度説束繫

綱之節義當於鄉射見之俾學士私居習射具知其儀法鄉射既詳則大射惟著三侯之高下與設張者量人與巾車而已聖人制禮審則宜類而使人曲得其情聖人之文隨事異形而措之各有其地凡互見者皆可以是推之

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

羮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

退賔送再拜

興賢能國之重典也故戒賔宿賔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可服也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賔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鄉飲酒戒速賔皆拜辱此不拜辱者以已為賢能將獻於君而禮先焉故拜其辱習射乃春秋常法賔或公士或州之學士無為稱拜辱也

賔少進

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鄉飲酒之賓介禮宜同

主人以賓三揖皆行

主人接賓前後儀法皆與鄉飲酒同惟此言皆行鄉飲酒主人與賓揖讓而升介及衆賓徐進至階下事不相連鄉射則衆賓皆隨賓而行也興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射則兼用有司之法故使之隨行黨正之正齒位賓入而衆賓從之亦此義也

鄉飲酒之衆賔主人不酬而鄉射則衆賔長亦受酬以大夫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賔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並不宜曰皆

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賔升

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以下文拾級聚足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知之　此賔州民也故州長先升一等而後賔升燕禮則賔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此

降席坐奠爵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升席自下賓不宜由西以不欲與主人相背變其常故特著之降席本宜自西故不言

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

註疏主人自內出故南面洗賓自外出故北面洗非也古者為長之道通于師鄉飲酒鄉射之主人長也師也賓民也弟子也故雖執賓主之禮而兼存師弟

子之義也有大夫然後以公士為賓公士于大夫屬吏也大夫為遵則有主道公士亦宜屈

然則主人之獻賓西北面賓酢主人東南面何也尊賓之義既明著於戶牖閒之面位矣其餘儀節又各有時措之宜主人實爵於尊南而進獻賓之席前自宜北面賓實爵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宜南面然則燕與大射主人代君賜爵而洗皆北面何也君雖使膳宰為獻主而膳宰所執則為賓舉觶之禮若南面則嫌以主人自居其升也從賓之後而由西

階亦此義也

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

賓酢主人主人拜賓少退與鄉飲酒同主人酬賓賓拜而主人不少退與鄉飲酒異何也習射以明教即公士為賓致敬於州長亦宜與鄉大夫同鄉大夫為國求賢故於賓介受酬之拜皆少退蓋過禮以明尊賢之義也以施於習射之賓則義無所取故無此節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



註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近似而實非也禮有宜分致者有宜合致者賓主獻酢自不宜使無事者立於其側如謂敬不可並則四時朝覲諸侯旅見天子與天子大合諸侯為壇於國外五等之君傳擯將幣饗禮同時而卒事君與臣皆為相瀆矣

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特牲少牢之禮異者詳之同者則互見此篇自獻賓至舉觶於賓與鄉飲酒同而一一復見何也士大夫

之祭禮衆所習知故可互見若鄉飲酒三年而一舉士不預教則始與於衆賔者或愆於儀如春秋傳鄭孔張失位之類是也惟於州長教射詳之則進而與於賔與者可益深於禮意下而與於蜡賔者亦衆習其節文矣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周官以三公為鄉老鄉之地廣與賢禮重故諸公樂道化之行而臨觀焉春秋習射即有居是州者亦無為來觀故遵者惟大夫耳尊者之禮不詳於鄉飲酒

而具於是篇何也獻酬揖讓大夫即與賓同諸公雖貴禮無以加故獨著其加席辭賓去席之特異者至所自執之禮視賓主人每殺為遵之道則然公大夫一也　鄉飲酒禮言遵者之入而不見其方亦未著入之深淺故互見於此以明主人之降正當遵者入門時也

席于尊東

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閒遵席於賓東或疑繼賓席

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並遵席與賔正相對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盖賔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　鄉飲酒遵者之禮綴於後此則與賔及衆賔相次何也鄉大夫興賢能三年而一舉國之重典也公大夫雖尊特來觀禮故正禮既終而後以接之之禮附州長習射乃政學之常大夫即州人也本當在衆賔之列可與衆賔列序而無嫌

以遵有主道故序在衆賔之後若諸公而列序衆賔之後則非言之體

升不拜洗

大夫之不拜洗與介不拜洗酬而賔不拜洗同恐重勞主人之答拜非以其尊也鄉大夫之尊猶拜洗於學士州長與大夫位相近而以尊廢禮非所安也工則并不辭洗義可參觀

再拜崇酒

無介則於遵崇酒亦再貳之義也葢惟大祭三貳賔禮雖隆不敢逾中祭故鄉飲酒雖公與大夫不崇酒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

鄉飲無射位工升自西階即北面坐故不言少東

乃合樂

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修身齊家之要可

矣
工不與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鄉飲酒之樂四缺其三而曰正歌備何也凡樂歌必與禮事相應鄉大夫為國興賢必為忠為孝使民物安阜上下和樂然後可為邦家之基故必備升歌笙歌間歌合樂而其義始全修業於鄉學之士則所以養其德性而烝於門内者二南備矣故正歌不過合樂也

大師則為之洗

州長習射不應有大師或大師即其州之人會公事之閒樂與於斯禮又或公卿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耳

賓降主人辭降

凡辭而終降者必有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惟主人為工洗賓降則有辭而無對並不見賓階下之事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而遂止也使三賓大

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不可與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為宜

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

示即無大師獻升歌之工必洗也

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

註謂兼以賓及衆賓升非也賓雖欲降以主人之辭

而止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葢賓及三賓之為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為獻酢崇酒之禮賓及衆賓席位偏介於大夫不宜無事而相參若獻工與笙則賓與大夫三賓位在户牖閒而主人别獻工於西階之上絶不相礙且其儀甚簡賓大夫衆賓何故又相牽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促正射之節使旅酬舉觶升堂

無筭爵之禮皆汲汲若不可逮乎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

惟賓酢主人主人升席自北方用升席之正禮尊賓也立司正及將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臨屬吏及弟子乃特變其方以尊主人註皆曰由便似非禮意

具樂以樂賓故主人洗獻工而賓從降不敢坐視主人之勤而自安也立司正以旅酬則主人側降而賓不從不敢謂禮專為巳也義不宜降而註以大夫尊

為義失之矣鄉大夫尚為工降洗大夫乃不可從降

與主人為禮乎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

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於賓葢指不祭立飲不拜

卒觶不洗而為言禮辭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

焉教射禮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能代扑賓大

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

禮未備衆賓皆未受酬先舉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

厲之者切矣故先以主人之意請安於賓以示主人急於酬賓而會有司之請射禮之旁徨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

未旅

司正所奠旅酬之觶也直待三射事畢然後賓取所奠之觶以行酬故於此曰未旅以明射事未畢而預請安於賓之義　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即舉旅故此言未旅以别之若不言未旅直承以三耦次於堂西

則事之節次不明而辭氣亦不相貫敖氏之說前後皆失之

司射適堂西

註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人之吏辭未別白以義裁之皆非也周官王朝大禮皆大宗伯相戴記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州長會民而習射於序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

揖讓且揩扑以涖羣士乎

司馬命張侯

司射所掌皆射之威儀節會所以觀其德也司馬所掌張侯說侯唱獲釋獲之節獲者負侯去侯執旌倚旌舉旌偃旌之宜至乏之無停聲唱獲應宫商乃以預習師田之事所謂習射尚功也

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

鄉飲酒禮著工之降而不見所坐之地故互見於此

彼註云降立於西方誤

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

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而别言有司獲者則非弟子明矣註疏並以為弟子非也禮必有義弟子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衍忒於儀度使以弟子任之設倉皇失措而取毻撻非所以誘教也

不去旌

註謂以不獲敖氏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尚可以教射乎疑旌之高不掩正鵠倚於侯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為表儀使人則傚是以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負侯三耦射則去之正恐矢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

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扑作教刑平時庠序之所用也至習射則必有大過而後撻其不中者飲之而已而司射非有事於堂上

必搢扑正以示衆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觵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繹己之志矣周官閭胥掌觵撻罰蓋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禮事則吏士以觵罰耳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

教射而會鄉民儀可略不與射則不決遂執弓而不挾可矣大射則擇士以祭君親臨之故不射而決遂

執弓而右挾禮宜嚴也

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

命去侯則揚弓揮之使行故高舉以為招也命取矢則揖弓俯拾於地故下指以示意也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

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徑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擬又司馬位在司射

之南三耦衆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為之儀　司馬命去侯升由上射之後立於物閒故降還下射之後以適堂西與再射命去侯升自右物之後降還左物之後同理當如此别無深意註疏推說似迂遠

獲而未釋獲

州長習射黨正以下皆即事司馬司射宜取於黨正有司獲者釋獲舉觶者宜取於族師薦脯醢執爵者

宜取於閭胥惟數席設器乃主人之私臣耳

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必餘於所用之數以備鉤折不可索盡及時求之而莫給也至此而後發命何也初射惟三耦矢有定數再射則衆耦皆辯又初射之矢或有鉤折故宜多取以備乏匱也

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

士當為學士之有德行道藝者註疏必以為在官之

士非也鄉大夫之尊可與所與之學士為賓主州之良士即異日所賓興也大夫雖尊而為遵則有主道焉故可與學士耦而為下射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

衆賔將與射者皆降

衆賔謂三賔也主人教射賔以德行為表儀三賔亦尚德齒大夫來觀禮不欲射者宜聽之若羣士則先期師長必稽之詰其不能射者而督責之不使即事

於射宮其來集者非適有暴疾不聽不與也經記無文蓋宜見於州長所讀之法而今無考耳

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

主人較射宜於堂上監視之賓及三賓為射者表儀大夫來觀禮三耦升射無為久立堂下以相待故俟射事及已而後降也此與獻工賓大夫不降之義相發蓋賓主人大夫之席位與射位亦不相參

順羽且興

以兼矢於弣因順羽而與從便也大射則與而後順羽在君所儀詳也

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

古者甲劍多有銘識至弓矢則各因其人之志慮血氣以辨安危誘射之矢必別有識非然則與三耦同射何由知其為誘射之矢哉此時司射方比衆耦取矢隨作射若中輟其事自取矢以反於其所則義無

所取而將再射初誘射之矢仍委於楅旁又非所以
為義故使最後之下射兼取以授有司蓋節文必如
是而後稱也
衆賓未拾取矢
未不字之譌
司射作射如初
射事畢皆以弓矢授有司於堂西誘射之矢三耦之
後者以授有司則司射之射事畢矣故再射第舉作

射如初亦不復誘射也三耦三射皆與賓主人大夫與再射三射司射則一射而止何也誘射者教之射也賓大夫主人與焉則不敢教也弟子筋力方進故三射皆與以强教之賓大夫主人三賓則有年長者矣故射止於再而不欲與者亦聽焉皆禮之曲盡乎人情也

不貫不釋

註謂不中正不釋是也而於貫之義尚未切著盖必

射甲革椹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
襄尺剡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鍭如樹也王制鄉簡
不帥教者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州長之習射黨正正
齒位正簡不帥教者之法也曰尚功則當以貫的為
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於蒐狩者謂甲革也周
官圉人充椹質以習射於澤宮州長習射宜用澤宮
之禮則所貫者椹質也疑士大夫雖畫布為侯必以
木為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

矢故以剪草之工充椹質也若但畫布以為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特穿之而過無所為白矢

白矢裹尺㓹注并儀之式矣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

賓主人大夫皆自取矢不敢如國君使人授也三耦之弓矢則有司授之以共為弟子𢪛教以授弓矢之儀

大夫為下射

大夫雖尊為遵則有主道故於衆賓亦遜焉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

註謂耦不酌下無能非也非獻非酬本無親酌之義投壺禮勝者曰敬養而亦使他人酌則非下無能審矣盖勝者張弓而先升不勝者弛弓而先降彼此相形實有難為情者雖法行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子弟洗酌坐奠於豐亦曰敬養之義耳

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

不言决遂下適階西釋弓矢說决遂有明文也

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

投壺禮不勝者奉爵勝者跪曰敬養主賓相歡無所謂榮辱也此則同耦相視絶無禮與辭有司行法私禮無所施

有執爵者

尚有三射弟子多與焉如每耦之弟子皆升洗酌覚時而失事矣故别使執爵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

見其義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耳

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盖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即有事時之軍帥師帥也故老疾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寛其罰盖法不行於貴者

則無以肅其下也　媵酬爵以奠而不敢授為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為罰非獻酬以將愛敬之比故奠於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使執爵者升授也

獻獲者于侯

獲者不宜得獻且有俎獻於侯示以侯而得獻也大射則服不先受獻於侯之西北設薦俎而後轉以祭侯示不寧侯本不當祭而服不私獻之也示獲者以

侯得獻宜於鄉人挍射見之明不寧侯本不宜祭宜於諸侯之大射見之禮之變必有義而置之各有其所如此

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

未射之先獲者傳呼至之舉旌偃旌聲中宮商以習武節也故受命於司馬而獻之者亦司馬既射之後釋獲者從容釋算所共禮事也故受命於司射而獻之者亦司射　賓主人大夫而外衆賓薦惟脯醢而

獲者釋獲者乃有俎有祭何也以祭侯宜有薦俎也
獲者釋獲者有俎而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
以主祭侯而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
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獻薦燕所先薦司正射人司
士執冪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也特牲少牢
衆賓兄弟皆有薦脀何也祭自尸食以後皆與祝侑
賓兄弟獻酬之時三射禮成餘時無多人人皆備祭
肺祭酒之節日亦不暇給矣燕禮若射則不獻庶子

義可類推也　獲者釋獲者皆特受獻則皆族師之類而相與司射司正必於黨正取之決矣

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

下文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則此所就為堂西序立之位明矣

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

賓主人大夫至三射而後取矢於楅者禮以漸而詳

義以漸而深與三射而後循聲而發不鼓不釋同又以優尊者也

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後耦揖進

自大夫以上矢有束必矢與其人之志慮血氣相應而不可混也脫束以矢當拾取也其自為耦則並行至楅南而脫之以拾取而同升就席也與士為耦則脫束而反位其耦乃進取矢俟耦反其位而後大夫釋弓矢以升故取矢時即分先後也大夫先脫束示

欲與耦拾取也耦進而兼取乘矢示不敢與之拾也

然後大夫亦兼取焉則尊不陵而卑不偪矣

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

初射再射欲其容體比於禮也至三射又欲其節比於樂初射再射欲其不失正鵠也至三射又欲其循聲而發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益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斂其氣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其事

至難故聖人陶冶羣材而磨礲其德性者如是其曲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不敢質言之也賓喻其意故

不辭而遂諾

不鼓不釋

初射所戒惟射獲獵獲而已再射不貫不釋射之實用在立武也管夷吾曰射不能中與亡矢同實中不能入與無鏃同實三射不鼓不釋射之精意在養德也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奏騶虞

騶虞天子之射節而士之習射奏之即與賢能歌鹿鳴之三魚麗之三之義也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軍政寓於四時之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習射尚功而歌騶虞所以漸摩天下於仁義者深矣

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以授有司于堂西

凡射皆因習禮而寓軍令兵事以嚴終故必袒決遂

拾取矢兼諸弦弣而後以授有司也據經文乃並就堂西敖氏謂賓自階下授有司於堂西主人則授於堂東豈因納射器時賓與大夫之弓矢陳於西序主人之弓矢陳於東序而此經曰不反位故意為此說與夫初陳於東西序乃因賓主人降階就取弓矢為便也至三射拾取矢於楅一如三耦射畢受弓矢者俟於堂西必同就堂西以授之於事乃便蓋後此尚有旅酬說屨升堂無筭樂諸事節文宜省也

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

賓就阼階上酬主人即於阼階拜送觶主人就西階酬大夫亦如賓酬主人之禮皆欲節文之徑省也

某酬某子

註以字為卑稱子為尊稱疏曲為之解終不可通不知有司教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為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

受酬者必少而轉為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為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甚多設曰某子酬某子則不辨其誰何惟酬者稱字則所酬者雖以姓舉而不慮其相混矣但其中有同姓遞酬者則宜並稱字而記無文蓋既明於異姓相酬之稱則同姓之不得更稱姓者並以字舉可知矣

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

未請安於賓未命弟子徹俎而預奠酬觶何也進退

拜送坐興之禮說屨升堂後不可復行故預拜送坐
奠於其所然後升坐而取飲可以不興不拜也

若無大夫則惟賓

大夫不與衆賓長可同於介之受酬而不可同於為
介舉觶何也鄉飲酒之介乃德行道藝亞於賓以待
後舉者故禮多同於賓而與大夫等鄉射之衆賓長
非必德行道藝遠過其曹也主人繼賓而酬之乃所
以達其意於衆賓若特為舉觶則義無所取而受者

轉不能安矣

賓取俎還授司正

鄉飲酒主人大夫介之俎皆授弟子惟賓俎授司正賓乃鄉之學士也司正鄉有司嘗治教之矣司正宜取諸黨正旅長一旦賓興而為之傳俎所以明朝廷尊賢之義也此鄉射之賓或公士若州之君子則隆禮之固其宜也即州之學士亦必異日可興之賢故禮亦如之

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

無算爵之儀節若於鄉飲酒具之則疑此篇義主於
射或從簡略於此篇具之則鄉飲酒不待言矣　二
人舉觶即舉賓大夫前奠於其所之二觶也賓大夫
不舉而取奠觶飲則命舉觶者取之明矣註未分明
敖氏之說失之
長受酬酬者不拜
自是受酬者皆不拜矣故酬者以不拜先之非怠於
禮不足於日也盖日暮人倦受酬而拜尊者將答焉

故轉以不拜為敬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賔與大夫

卒受者以虛觶奠於篚則無筭爵止矣而復實二觶反奠於賔與大夫示飲酒之秩節有終而主人之歡心無已也猶三射既畢復袒决遂拾取矢兼諸弦弣以授有司於堂西示勤禮則敬心如始至立武則軍事以嚴終也曰執觶者洗示前一觶已奠於篚别於篚取二觶而新之也

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拜送衆賓異於鄉飲酒禮何也鄉大夫國卿也惟既獻於王之賢能乃以賓禮寵異之故雖介不拜送若州長教射則概執主賓之禮可矣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

賓爲公士則朝服其正也即州之學士而攝用之亦胥雅肄三之義惟隱居之君子不宜朝服但既抱道不仕自不得以鄉射之賓強之　別記曰無辭不相

接也鄉飲酒及射禮既畢更無辭可致故拜於門外而不見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以還贄有禮與辭也

使人速

賔即司正無所用戒故速亦不必親也

不拜衆賔

謂無階下之三拜也正獻時衆賔已不拜受爵敖氏乃云若獻則衆賔亦拜受爵而主人答之未知何據

無司正

息司正而更立司正則於敬賓之義儀若有嫌不若無之為安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鄉飲酒鄉射至息司正乃告於君子何也君子抱道不仕賓與習射自不敢相屈至息司正則閑鄉之後進有成有造未必不惠然肯來耳鄉先生宜兼大夫以公事不得為遵及樂作而未入者鄉飲酒疏謂老人教於鄉學者尚未該教於鄉學惟士大夫退休者

耳

大夫與則公士為賓記

註以公士為在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事不能棄其職業而為鄉遂之賓且春秋習射三鄉之賓十有五人遂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每州皆有六官之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涖事者也不可以為賓然則所謂公上者蓋鄉大夫所與之賢能仕

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為賓俾羣士取法焉

註又謂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益

誤矣大夫與衆士耦且為下射以遵有主道也乃慮

其為賓屈乎敖氏謂記言此明不可用處士大夫尊

處士去之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

不敢以國法戒宿乃尊賢之道宜然故息司正必以

告而至與否聽之至則當與大夫之遵者同禮

使能不宿戒

不能則不得與於射不待勝負分而已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興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於衆賓可知矣州長教射而徵學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

其牲狗也

註狗能擇人疏燕亦取可與燕者敖氏又云因大射之牲皆未安狗所以養老鄉黨莫如齒即興賢能三賓遵者必有高老故曰習鄉尚齒射雖尚功而為鄉

禮燕與大射則國之老臣必與焉故牲皆以狗

西序之席北上

堂上地狹故賔長之席止於三衆賔升受獻者宜特

設一席而更進以行禮不宜若庭中比耦有東面北

上者豈記所述乃西階下衆賔立位而誤為席與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誘射乃教射也故使弟子先焉以弟子而能志正體

直不失正鵠則凡射者皆自愧厲矣

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註謂各畫其毛象其淺深純駁之物色也

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

二尋以上乃韜則所韜五尺也曰韜上二尋其制已

明而曰以鴻脰則五尺中必微曲如鴻之脰也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

三賓或有老疾而用為表儀者故不能與射則聽之

非若衆賓不能則不使也

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

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則為下射明矣疏謂上射誤

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

大夫與士耦則為下射以士方務學故屈貴以示下賢之義也而不與其耦同立於射位以位在司射司馬之南貴有常尊不可使有司臨之也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

敖氏謂少退于物則與君之耦同禮必無此是也盖春秋以降大夫僭用君禮記者習而不察以為當然耳

歌騶虞若采蘋

疑賔主人衆賔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並宜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為别義不可通

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敖氏謂大夫雖多惟拜送其長蓋例以鄉飲酒禮賓出主人拜送而介則否不知其義各異鄉射衆賓出主人皆拜送況衆大夫乎　若與衆賓同出則無以特伸其敬

箭籌八十

賓主人大夫三耦三賓已近十耦而箭籌止於八十蓋更迭用之

君射則為下射

此記有詳於鄉飲酒者其事本異獲者釋獲者之牲俎是也有與鄉飲酒互備者三笙一和而成聲之類是也興賢能三年而一舉即事用希故於春秋習射詳之射之器物度數儀節不具於大射而綴於是篇職是故也據經遵者惟大夫且或無大夫而記具公卿上至君射之儀使學士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也若具於大射則侍君射與耦於公卿大夫之儀皆平生所未見一旦就其班而即事欲其從容中節難矣

既發則答君而俟

曰答者如侍於旁而答君之問也如曰對則似南北正相對

君樂作而後就物

敖氏云先言樂而後見君之射儀是燕射再射即用樂行亦變於大射似未安記於鄉射附載君射之儀即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耳燕禮附載燕射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

樂何所據而知再射即以樂行乎

士鹿中翿旌以獲

士用翿旌如君射於國中而命之射不敢自用其物以儕於卿大夫也

儀禮析疑卷五